

宋書

一四



志第二十

宋書三十

臣沈約

新撰

五行一

昔八卦兆而天人之理箸九疇序而帝王之應明雖可以知從德獲自天之祐違道陷神聽之臯然未詳舉徵效備考幽明雖時劉鼎雉庭穀之異然而未究者衆矣至於鑑悟後王多有所闕故仲尼作春秋具書祥眚以驗行事是則九疇陳其義於前春秋列其效於後也逮至伏生

綱紀大傳五行之體始詳劉向廣演鴻範休咎
之文益備故班固斟酌經傳詳紀條流誠以一
王之典不可獨闕故也夫天道雖無聲無臭然
而應若影響天人之驗理不可誣司馬彪纂集
光武以來以究漢事王沈魏書志篇闕凡厥灾
異但編帝紀而已自黃初以降二百餘年覽其
灾妖以考之事常若重規沓矩不謬前說又高
堂隆郭景純等據經立辭終皆顯應闕而不序
史體將虧今自司馬彪以後皆撰次論序斯亦

班固遠采春秋舉遠明近之例也又按言之不從有介蟲之孽劉歆以爲毛蟲視之不明有羸蟲之孽劉歆以爲羽蟲按月令夏蟲羽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五行精微非末學所究凡已經前議者並即其言以釋之未有舊說者推準事理以俟來哲

五行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謂木失其性而爲灾也又曰貞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恒

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
禍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疴時則有青青青祥惟
金沴木班固曰蓋工匠爲輪矢者多傷敗及木
爲變怪皆爲不曲直也

木不曲直

魏文帝黃初六年正月雨木冰按劉歆說木不
曲直也劉向曰冰者陰之盛木者少陽貴臣象
也此人將有害則陰氣脅木木先寒故得雨而
冰也是年六月利成郡兵蔡方等殺太守徐質

據郡反多所脅略并聚亡命遣二校尉與青州刺史共討平之太守古之諸侯貴臣有害之應也一說以木冰爲甲兵之象是歲既討蔡方又八月天子自將以舟師征吳戎卒十餘萬連旂數百里臨江觀兵

晉元帝太興三年二月辛未雨水冰後二年周顗戴淵刁協劉隗皆遇害與春秋同事是其應也一曰是後王敦攻京師又其象也

晉穆帝永和八年正月乙巳雨水冰是年殷浩

北伐明年軍敗十年廢黜又曰荀羨殷浩北伐
栢溫入關之象也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十二月乙巳雨水冰明
年二月王恭爲北蕃八月庾楷爲西蕃九月王
國寶爲中書令尋加領軍將軍十七年殷仲堪
爲荊州雖邪正異規而終同摧滅是其應也一
曰苻堅雖敗關河未一丁零鮮卑侵略司充竇
揚勝扇逼梁雖兵役不已又其象也

吳孫亮建興二年諸葛恪征淮南行後所坐聽

事棟中折恪妄興徵役奪民農時作爲邪謀傷國財力故木失其性致毀折也及旋師而誅滅於周易又爲棟橈之凶也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宣帝廟池陷梁折八年正月太廟殿又陷改作廟築基又泉其年九月遂更營新廟遠致名材雜以銅柱陳騶爲匠作者六萬人十年四月乃成十一月庚寅梁又折按地陷者分離之象梁折者木不曲直也孫盛曰于時後宮殿有孽火又廟梁無故自折先是

帝多不豫益惡之明年帝崩而王室頻亂遂亡天下

晉惠帝太安二年成都王穎使陸機率衆向京師擊長沙王乂軍始引而牙竿折俄而戰敗機被誅穎尋奔潰卒賜死初河間王顥謀先誅長沙廢太子立穎長沙知之誅其黨卞粹等故穎來伐機又以穎得遐邇心將爲漢之代王遂委質於穎爲犯從之將此皆姦謀之罰木不曲直也

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花狀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而爲變也干寶曰鈴閣尊貴者之儀鈴下主威儀之官今狂花生於枯木又在鈴閣之間言威儀之富榮華之盛皆如狂花之發不可久也其後終以逆命沒又加戮是其應也一說此花孽也於周易爲枯楊生華桓玄始篡龍旂竿折玄田獵出入不絕昏夜飲食恣麥土木妨農又多姦謀故木失其性也夫旂所以擬三辰章著明也旂竿之折高明去矣在

宋志三
五
位八十日而敗

宋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黃城
山道士盛道度堂屋一柱自然夜光照室內此
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

廢帝昇明元年吳興餘杭舍亭木蕈樹生李
實禾蕈樹民間所謂胡頹樹

貌不恭

魏文帝居諒闇之始便數出遊獵體貌不重風
尚通脫故戴凌以直諫抵罪鮑勛以迂旨極刑

天下化之咸賤守節此貌之不恭也是以享國
不永後祚短促春秋魯君居喪不哀在感而有
嘉容穆叔謂之不度後終出奔蓋同事也

魏尚書鄧颺行步施縱筋不束體坐起傾倚若
無手足此貌之不恭也管輅謂之鬼躁鬼躁者
凶終之徵後卒誅死

晉惠帝元康中貴遊子弟相與爲散髮裸身之
飲對弄婢妾逆之者傷好非之者負譏希世之
士恥不與焉蓋胡翟侵中國之萌也豈徒伊川

之民一被髮而祭者乎

晉惠帝元康中賈謐親貴數入二宮與儲君遊
戲无降下心又嘗同弈碁爭道成都王穎厲色
曰皇太子國之儲貳賈謐何敢無禮謐猶不悛
故及於禍

齊王冏既誅趙倫因留輔政坐拜百官符敕臺
府淫營專驕一朝覲此狂恣不肅之容也天
下莫不高其改而慮其亡也冏終弗改遂至
夷滅

太元中人不復著幘頭頭者元首幘者金髮不垂
助元首爲儀飾者也今忽廢之若人君獨立無
輔以至危亡也其後桓玄篡位

舊爲屐者齒皆達櫛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
徹名曰陰卯其後多陰謀遂致大亂

晉安帝義熙七年晉朝拜授劉毅世子毅以王
命之重當設饗宴宴親請吏佐臨視至日國僚不
重白默拜於廐中王人將反命毅方知大以爲
恨免郎中令劉劭叔官識者怪焉此墮略嘉禮

宋書志二十
不肅之妖也

陳郡謝靈運有逸才每出入自扶接者常數人
民間謠曰四人挈衣裙三人捉坐席是也此蓋
不肅之咎後坐誅

宋明帝泰始中幸臣阮佃夫勢傾朝廷室宇豪
麗車服鮮明乘車常偏向一邊違正立執綏之
體時人多慕効此亦貌不恭之失也時偏左之
化行方正之道廢矣

後廢帝常單騎遊遨出入市里營寺未嘗御輦

輦終以殞滅

恒雨

魏明帝太和元年秋數大雨多暴雷電非常至
殺鳥雀案楊阜上疏此恒雨之罰也時帝居喪
不哀出入弋獵無度奢侈繁興奪民農時故
木失其性而恒雨爲災也

太和四年八月大雨霖三十餘日伊洛河漢皆
溢歲以凶饑

孫亮太平二年二月甲寅大雨震電乙卯雲天

寒案劉歆說此時當雨而不當大大雨恒雨之
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恒寒之罰
也劉向以爲旣已震雷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
之異也天戒若曰爲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雷
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逆殺之禍將及
也亮不悟尋見廢此與春秋魯隱同也

晉武帝泰始六年六月大雨霖甲辰河洛沁水
同時並溢流四千九百餘家殺二百餘人沒秋
稼千三百六十餘頃晉武太康五年七月任城

梁國暴雨害豆麥太康五年九月南安霖雨暴
雪折樹木害秋稼魏郡淮南平原雨水傷秋稼
是秋魏郡西平郡九縣霖雨暴雨霜傷秋稼
晉惠帝永寧元年十月義陽南陽東海霖雨淹
害秋麥

晉成帝咸康元年八月乙丑荊州之長沙攸醴
陵武陵之龍陽三縣雨水浮漂屋室殺人傷損
秋稼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六月京邑連雨百餘日

大水

孝武帝大明元年正月京邑雨水

大明五年七月京邑雨水

大明八年八月京邑雨水

明帝太始二年六月京邑雨水

順帝昇明三年四月乙亥吳郡桐廬縣暴風雷
電揚砂折木水平地二丈流漂居民

服妖

魏武帝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始擬古皮弁

裁縑帛爲白帔以易舊服傳玄曰白乃軍容非
國容也干寶以爲縞素凶喪之爲帔毀辱之言
也蓋革代之後攻殺之妖也初爲白帔橫縫其
前以別後名之曰顏俗傳行之至晉永嘉之間
稍去其縫名無顏帔而婦人束髮其緩彌甚紛
之堅不能自立髮被于額目出而已無顏者愧
之言也覆額者斬之貌其緩彌甚言天下忘禮
與義放縱情性及其終極至乎大恥也永嘉之
後二帝不反天下媿焉魏明帝著繡帽被縹紉

半袖嘗以見直臣楊阜阜諫曰此於禮何法服
邪帝默然近服妖也縹非禮之色褻服不貳今
之人主親御非法之章所謂自作孽不可禳也
帝既不享永年身沒而祿去王室後嗣不終遂
亡天下

魏明帝景初元年發銅鑄爲巨人二號曰公羽仲
置之司馬門外案古長人見爲國亡長狄見臨
洮爲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爲嘉祥鑄銅人以
象之魏法亡國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魏尚書何晏好服婦人之服傳玄曰此服妖也夫
衣裳之制所以定上下殊內外也大雅云玄衮
赤舄鉤膺鏤錫歌其文也小雅云有嚴有翼共
武之服詠其武也若內外不殊王制失敘服妖
旣作身隨之亡末嬉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
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

吳婦人之脩容者急束其髮而磨角過于耳蓋
其俗自操束大急而廉隅失中之謂也故吳之
風俗相驅以急言論彈射以刻薄相尚居三年

之喪者往往有致毀以死諸葛患之著正交論
雖不可以經訓整亂蓋亦救時之作也孫休後
衣服之制上長下短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三于
寶曰上饒奢下儉逼上有餘下不足之妖也至
孫皓果奢暴恣情於上而百姓彫困於下卒以
亡國是其應也

晉興後衣服上儉下豐著衣者皆厭襖蓋裘
君衰弱臣放縱下掩上之象也陵遲至元康末
婦人出兩襜加乎脛之上此內出外也爲車乘

者苟貴輕細又數變易其形皆以白篋爲純古喪車之遺象乘者君子之哭蓋君子立心無恒事不崇實也干寶曰及晉之禍天子失柄權制寵臣下掩上之應也永嘉末六宮才人流徙戎翟內出外之應也及天下亂擾宰輔方伯多負其任又數改易不崇實之應也

晉武帝泰始後中國相尚用胡牀豹盤及爲羌煮貊炙貴人富室必置其器吉享嘉會皆此爲先太康中天下又以氍毹爲紉頭及絡帶衿口

百姓相戲曰中國必爲胡所破也氈產於胡而天下以爲紂頭帶身衿口胡旣三制之矣能无敗乎干寶曰元康中氏羌反至于永嘉劉淵石勒遂有中都自後四夷迭據華土是其應也

晉武帝太康後天下爲家者移婦人於東方空萊北庭以爲園囿干寶曰夫王朝南向正陽也后北宮位太陰也世子居東宮位少陽也今居內於東是與外俱南面也亢陽无陰婦人失位而干少陽之象也賈后讒戮愍懷俄而禍敗

亦及

昔初作履者婦人負頭男子方頭負者順從之義所以別男女也晉太康初婦人皆履方頭此去其負從與男無別也

太康之中天下爲晉世寧之舞手接栝槃反覆之歌曰晉世寧舞栝槃夫樂生人心所以觀事故記曰總干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又曰其治民勞者舞行綴遠其治民逸者舞行綴近今接栝槃

於手上而反覆之至危也栝槃者酒食之器也而名曰晉世寧者言晉世之士偷苟於酒食之間而其知不及遠晉世之寧猶栝槃之在手也晉惠帝元康中婦人之飾有五兵佩又以金銀瑇瑁之屬爲斧鉞戈戟以當笄 干寶曰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服物異等贄幣不同今婦人以兵器爲飾又妖之大也遂有賈后之事終以兵亡天下

元康中婦人結髮者旣成以繒急束其環名

曰櫛子紆始自中宮天下化之其後賈后果害太子

元康中天下始相倣爲鳩杖以拄掖其後稍施其罇住則植之夫木東方之行金之臣也杖者扶體之器鳩其頭者尤便用也必傍拄掖者傍救之象也王室多故而元帝以蕃臣樹德東方維持天下拄掖之應也至杜稷無主海內歸之遂承天命建都江外獨立之應也

元康末至太安間江淮之城有敗編自聚于道

多者或至四五十量千寶嘗使人散而去之或
投林草或投坑谷明日視之悉復如故民或云
見狸銜而聚之亦未察也寶說曰夫編者人之
賤服最處于下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
斃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
往來也故今敗編聚於道者象下民罷病將相
聚爲亂絕四方而壅王命之象也在位者莫察
太安中發壬午兵百姓警怨江夏男子張昌遂
首亂荆楚從之者如流於是兵革歲起天下因

之遂大破壞此近服妖也

晉孝懷永嘉以來士大夫竟服生箋單衣遠識者怪之竊指擿曰此則古者總衰之布諸侯大夫所以服天子也今無故畢服之殆有應乎其後愍懷晏駕不獲厥所

晉元帝太興以來兵士以絳囊縛紒紒在首莫上焉周易乾爲首坤爲囊坤臣道也晉金行赤火色金之賊也以朱囊縛紒臣道上侵之象也到永昌元年大將軍王敦舉兵內攻六軍散潰

舊爲羽扇柄刻木象其骨形羽用十取全數也
晉中興初王敦南征始改爲長柄下出可捉而
減其羽用八識者尤之曰夫羽扇翼之名也創爲
長柄者執其柄制羽翼也以八改十者將以未
備奪已備也是時爲衣者又上短帶至于掖著
帽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無地也下袴者直幅
爲口無殺下大失裁也尋有兵亂三年而再攻
京師晉海西初嗣位迎官忘設豹尾識者以爲
不終之象近服妖也

於府北園內爲酒鑪列肆使姬人
酤鬻酒肴如裨販者數遊其中身自買易因醉
寓寢動連日夜漢靈帝嘗若此千寶以爲君將
失位降在皂隸之象也道子卒見廢徙以庶
人終

桓玄篡立殿上施絳綾帳鏤黃金爲顏四角金
龍銜五色羽葆流蘇羣下竊相謂曰頗類輜車
此服妖也

晉末皆冠小冠而衣裳博大風流相倣輿臺成

俗識者曰此禪代之象也永初以後冠還大云
宋文帝元嘉六年民間婦人結髮者三分髮抽
其髮直向上謂之飛天紒始自東府流被民庶
時司徒彭城王義康居東府其後卒以陵上
徙廢

孝武帝世豫州刺史劉德願善御車世祖嘗使
之御畫輪幸太宰江夏王義恭第德願挾竿
杖催世祖云日暮宜歸又求益僦車世祖甚懽
此事與漢靈帝西園蓄私錢同也

孝武世幸臣戴法興權亞人主造負頭履世人
莫不効之其時負進之俗大行方格之風盡矣
明帝初司徒建安王休仁統軍赭圻制烏紗帽
反抽帽褰民間謂之司徒狀京邑翕然相尚休
仁後果以疑逼致禍

龜孽

晉惠帝永熙初衛瓘家人炊飯墮地盡化爲螺
出足起行螺龜類近龜孽也干寶曰螺被甲兵
象也於周易爲離離爲戈兵明年瓘誅

鷄禍

魏明帝景初二年廷尉府中有雌鷄變爲雄不
鳴不將干寶曰是歲晉宣帝平遼東百姓始有
與能之議此其象也然晉三后竝以人臣終不
鳴不將又天意也

晉惠帝元康六年陳國有鷄生雄鷄無翅旣大
墜坑而死王隱曰雄胤嗣象坑地事爲母象賁
后誣殺愍懷殆其應也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家有雌鷄逃承雷中六七

日而下大翼鳴將獨毛羽不變其後有陳慙之事慙雖控制江表終無綱紀文章殆其象也卒爲玘所滅雞禍見玘家又天意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有雌雞化爲雄天戒若曰雌化爲雄臣陵其上其後王敦再攻京師

晉孝武大元十三年四月廣陵高平閭嵩家雄雞生無右翅彭城到象之家雞無右足京房易傳曰君用婦人言則雞生妖

晉安帝隆安元年八月琅邪王道子家青雌雞
化爲赤雄不鳴不將後有桓玄之事具如其象
隆安四年荊州有雞生角角尋墮落是時桓玄
始擅西夏狂慢不肅故有雞禍角兵象尋墮落
者暫起不終之妖也

晉安帝元興二年衡陽有雌雞化爲雄八十日
而冠萎衡陽桓玄楚國封略也後篡位八十日
而敗徐廣以爲玄之象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華林園雌雞漸化爲雄後

孝武即位皇太后令行于外亦猶漢宣帝時雌雞爲雄至哀帝時元后與政也

明帝泰始中興東遷沈法符家雞有四距

青雀青祥

晉武帝咸寧元年八月丁酉大風折太社樹有青氣出焉此青祥也占曰東莞當有帝者明年元帝生是時帝大父武王封東莞由是徙封琅邪孫盛以爲中興之表晉室之亂武帝子孫無子遺社樹折之應又恒風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蚩作聲曰韓屍屍
識者曰韓氏將死也言屍屍者盡死意也其後
韓謚誅而韓族殲焉此青祥也

金沴木

魏文帝黃初七年正月幸許昌許昌城南門無
故自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此金沴木
動也五月宮車晏駕京房易傳曰上下咸悖厥
妖城門壞

晉元帝太興二年六月吳郡米廩無故自壞是

歲大饑死者數千

晉明帝太寧元年周延自歸王敦既立宅宇而所起五間六架一時躍出墮地餘桁猶亘柱頭此金沴木也明年五月錢鳳謀亂遂族滅延而湖孰尋亦爲墟矣

晉安帝元興元年正月丙子司馬元顯將西討栢玄建牙揚州南門其東者難立良久乃正近沴妖也尋爲栢玄所禽

元興三年五月樂賢堂壞天意若曰安帝嚚眊

宋書志三十
不及有樂賢之心故此堂見沴也

晉安帝義熙九年五月乙酉國子聖堂壞

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劉斌爲吳郡郡堂屋西頭
鴟尾無故落地治之未畢東頭鴟尾復落頃之
斌誅

志第二十

宋書三十

志第二十一

宋書三十一

臣沈

約

新撰

五行二

五行傳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謂金失其性而為災也又曰言之不從是謂不义厥咎僭厥罰恒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大禍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木沴金介蟲劉歆傳以為毛蟲

金不從革

魏世張掖石瑞雖是晉氏之符命而於魏爲妖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魏氏三祖皆有
其事劉歆以爲金石同類石圖發非常之文此
不從革之異也晉定大業多赦曹氏石瑞文大
討曹之應也

魏明帝青龍中盛脩宮室西取長安金狄承露
槃折聲聞數十里金狄泣於是因留霸城此金
失其性而爲異也

吳時歷陵縣有巖穿似印咸云石印封發天下
太平孫皓天璽元年印發又陽羨山有石穴長
十餘丈皓初脩武昌宮有遷都之意是時武昌
爲離宮班固云離宮與城郭同占飾城郭之謂
也寶鼎三年皓出東關遣丁奉至合肥建衡三
年皓又大舉出華里侵邊境之謂也故令金失
其性卒面縛而吳亡

晉惠帝永興元年成都伐長沙每夜戈戟鋒有
火光如縣燭此輕民命好攻戰金失其性而爲

變也天戒若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成都
不悟終以敗亡

晉懷帝永嘉元年項縣有魏豫州刺史賈逵石
碑生金可采此金不從革而爲變也五月汲桑
作亂羣寇颺起

晉清河王覃爲世子時所佩金鈴忽生起如粟
者康王母疑不祥毀棄之及後爲惠太子不終
于位卒爲司馬越所殺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旣而中止及

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此金失其性而爲妖也尋爲敦所襲遂夷滅

石虎時鄴城鳳陽門上金鳳皇二頭飛入漳河
晉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地得兩大
船滿中錢錢皆輪文大形時日向莫鑿者馳以
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唯有
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晉安帝義熙初東陽太守殷仲文照鏡不見其
頭尋亦誅翦占與甘同

宋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晉陵二郡並有霹靂
車墜地如青石草木焦死

言之不從

魏齊王嘉平初東郡有譌言云白馬河出妖馬
夜過官牧邊嗚呼衆馬皆應明日見其迹大如
斛行數里還入河楚王彪本封白馬兗州刺史
令狐愚以彪有智勇及聞此言遂與王凌謀共
立之遣人謂曰天下事未可知願王自愛彪答
曰知厚意事泄凌愚被誅彪賜死此言不從之

罰也詩云民之譌言寧莫之懲

劉禪嗣位譙周引晉穆侯漢靈帝命子事譏之
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若
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甚於穆侯靈帝之祥也
蜀果亾此言之不從也

劉備卒劉禪即位未葬亦未踰月而改元爲建
興此言之不從也習鑿齒曰禮國君卽位踰年
而後改元者緣臣子之心不忍一年而有二君
也今可謂亟而不知禮矣君子是以知蜀之不

宋書三十一
能東遷也後又降晉吳孫亮晉惠帝宋元凶亦然亮不終其位惠帝號令非已元凶尋誅言不從也

魏太和中姜維歸蜀失其母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維卒不免

魏明帝景初元年有司奏帝爲烈祖與太祖高祖並爲不毀之廟從之按宗廟之制祖宗之號皆身沒名成乃正其禮故唯功赫天壤德邁前

王未有豫定之典此蓋言之不從失之甚者也
後二年而宮車晏駕於是統微政逸

吳孫休世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嚮言者
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其聲之大
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
之所徃隨其所向遠者不過十數里其鄰人有
責息於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
福負物者以爲鬼神即貨倒畀之其人亦不自
知所以然也言不從之咎也

魏世起安世殿晉武帝後居之安世武帝字也
晉武帝每延羣臣多說平生常事未嘗及經
國遠圖此言之不從也何曾謂子遵曰國家無
貽厥之謀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此子孫之憂
也自永熙後王室漸亂永嘉中天下大壞及何
綏以非辜被誅皆如曾言

趙王倫廢惠帝於金墉城改號金墉爲永安宮
帝尋復位而倫誅

晉惠帝永興元年詔廢太子覃還爲清河王

立成都王穎爲皇太弟猶加侍中大都督領丞
相備九錫封二十郡如魏王故事案周禮傳國
以胤不以勲故雖公旦之聖不易成王之嗣所
以遠絕覬覦永壹宗祧後代遵履改之則亂今
擬非其實僭差已甚且旣爲國副則不應復開
封土兼領庶職此言之不從進退乖爽故帝旣
播越穎亦不終是其咎也後猶不悟又立懷帝
爲皇太弟懷終流弑不永厥祚又其應也語曰
變古易常不亂則亡此之謂乎

晉惠帝太安中周玘於陽羨起宅始成而邊戶
有聲如人嘆咤者玘亡後家誅滅此近言不
從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吳郡民訛言有大蟲在紆中
及樗樹上啣人即死晉陵民又言曰見一老女
子居市被髮從肆人乞飲自言天帝令我從水
門出而我誤由蟲門若還天帝必殺我如何於
是百姓共相恐動云死者已十數也西及京都
諸家有樗紆者伐去之無幾自止

晉元帝永昌元年寧州刺史王遜遣子澄入質
將渝濮雜夷數百人京邑民忽訛言寧州人大
食人家小兒親有見其蒸煮滿金甌中者又云
失兒皆有主名婦人尋道拊心而哭於是百姓
各禁錄小兒不得出門尋又言已得食人之主
官當大航頭大杖考責而日有四五百人晨聚
航頭以待觀行刑朝廷之士相問者皆曰信然
或言郡縣文書已上王澄大懼檢測之事了無
形民家亦未嘗有失小兒者然後知其訛言也

此二事于寶云未之能論

永昌二年大將軍王敦下據姑孰百姓訛言行
蟲病食人大孔數日入腹入腹則死治之有方
當得白犬膽以爲藥自淮泗遂及京都數日之
間百姓驚擾人人皆自云已得蟲病又云始在
外時當燒鐵以灼之於是翕然被燒灼者十七
八矣而白犬暴貴至相請奪其價十倍或有自
云能行燒鐵者賃灼百姓日得五六萬僊而後
已四五日漸靜說曰夫裸蟲人類而人爲之主

今云蟲食人言本同臭類而相殘賊也自下而
上斯其逆也必入腹者言害由中不由外也大
有守禦之性白者金色而膽用武之主也帝王
之運五霸會於戍戍主用兵金者晉行火燒鐵
以治疾者言必去其類而來火與金合德共治
蟲害也案中興之際大將軍本以腹心受伊呂
之任而元帝末年遂攻京邑明帝諒闇又有異
謀是以下逆上腹心內爛也及錢鳳沈充等逆
兵四合而爲王師所挫踰月而不能濟北中

郎將劉遐及淮陵內史蘇峻率淮泗之衆以
救朝廷故其謠言自作於淮泗也朝廷卒以弱
制強罪人授首是用白犬膽可救之效也

晉海西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爲挽歌自搖大
鈴爲唱使左右齊和又燕會輒令倡妓作新安
人歌儻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後亦
果敗

晉海西公太和以來大家婦女緩鬢傾髻以爲
盛飾用髮旣多不恒戴乃先作假髻施於木上

呼曰假頭人欲借名曰借頭遂布天下自此以
來人士多離事故或亡失頭首或以草木爲之
假頭之言此其先兆也

晉孝武泰元中云內殿名曰清暑少時而崩時
人曰清暑者反言楚聲也果有哀楚之聲有人
曰非此之謂豈可極言乎識云代晉者楚其在
茲乎及桓玄篡逆自號曰楚

泰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
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栢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蟠龍後劉毅居此齋
蟠龍毅小字也

桓玄初改年爲大亨遐邇譴言曰三月了故義
謀以仲春發也玄篡立又改年爲建始以與趙
王倫同又易爲永始永始復是王莽受封之年
也始徙司馬道子于安成晉主遜位出永安宮
封晉主爲平固王琅邪王德文爲石陽公竝使
住尋陽城識者皆以爲言不從之妖也厥各僭
晉興何曾薄太官御膳自取私食子劭又過之

而王愷又過劭王愷羊琇之疇盛致聲色窮珍
極麗至元康中夸恣成俗轉相高尚石崇之侈
遂兼王何而儼人主矣崇既誅死天下尋亦淪
喪僭踰之咎也

恒陽

魏明帝太初二季五月大旱元季以來崇廣宮
府之應也又是春晉宣帝南禽孟達置二郡張
郃西破諸葛亮斃馬謖亢陽自大又其應也京
房易傳曰欲德不用茲謂張厥灾荒其旱陰雲

不雨變而赤煙四際衆出過時茲謂廣其旱不生上下皆蔽茲謂隔其旱天赤三月時有雹殺飛禽上緣求妃茲謂僭其旱三月大溫亡雲君高臺府茲謂犯陰侵陽其旱萬物根死數有火災庶位踰節茲謂僭其旱澤物枯爲火所傷

太和五年三月自去冬十月至此月不雨辛巳大雩是春諸葛亮寇天水晉宣王距郤之亢陽動衆又是時三隅分據衆出多過時也春秋說曰傷二穀謂之不雨

魏齊王正始元季二月自去冬十二月至此月
不雨去歲正月明帝崩二月曹爽白嗣主轉晉
宣王爲太傅外示尊崇內實欲令事先由己是
時宣王功蓋魏朝欲德不用之應也

魏高貴鄉公甘露三季正月自去秋至此月旱
時晉文王圍諸葛誕衆出過時之應也初壽春
秋夏常雨潦常淹城而此旱踰季城陷乃大雨
咸以爲天亡

吳孫亮五鳳二季大旱民饑是歲閏月魏將文

欽以淮南衆數萬口來奔孫峻又破魏將曹珍
于高亭三月朱異襲安豐不克七月城廣陵東
海一郡十二月以馮朝爲監軍使者督徐州諸
軍軍士怨叛此亢陽自大勞民失衆之罰也其
後彌歲故旱亦竟年

吳孫皓寶鼎元年春夏旱是時皓遷都武昌勞
民動衆之應也

晉武帝太始七年五月閏月旱大雩是春孫皓
出華里大司馬望帥衆次于淮北四月北地胡

寇金城西平涼州刺史牽弘出戰敗沒

太始八年五月旱是時帝納荀勗邪說留賈充
不復西鎮而任愷稍疏上下皆蔽之應也又季
熹魯芝李胤等竝在散職近欲德不用之謂也
太始九年自正月旱至于六月祈宗廟社稷山
川癸未雨去九月吳西陵督步闡據城來降遣
羊祜統揚肇等衆八萬救迎闡十二月陸抗大
破肇軍攻闡滅之

太始十年四月旱去季秋冬采擇卿校諸葛沖

等女是春五十餘人入殿簡選又取小將吏女數十人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于外行人悲酸是殆積陰生陽之應也

晉武帝咸寧二年五月旱大雩及社稷山川至六月乃澍雨

晉武帝太康二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平吳亢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太康三年四月旱乙酉詔司空齊王攸與尚書廷尉河南尹錄訊繫囚事從蠲宥

太康五年六月旱此年正月天陰解而復合劉
毅上疏曰必有阿黨之臣姦以事君者當誅而
不赦也帝不答是時荀勗馮紵儻作威福亂朝
尤甚

太康六年三月青涼幽冀郡國旱

太康六年六月齊陰武陵旱傷麥

太康七年夏郡國十三旱

太康八年四月冀州旱

太康九年夏郡國三十三旱

太康九年六月扶風始平京兆安定旱傷麥

太康十年二月旱

晉武帝太熙元年二月旱自太康以後雖正人滿朝不被親伏而賈充荀勗楊駿馮統等迭居要重所以無年不旱者欲德不用上下皆蔽庶位踰節之罰也

晉惠帝元康元年七月雒州大旱殞霜疾疫關中飢米斛萬錢

元康七年七月秦隴二州大旱故其年氐羌反

叛雍州刺史解系敗績是年正月周處盧播等
復敗關西震亂交兵彌歲至是飢疫荐臻戎晉
並困朝廷不能振詔聽相賣鬻

元康七年九月郡國五旱

晉惠帝永寧元年自夏及秋青徐幽并四州旱
是年春三王討趙王倫六旬之中大小數十戰
死者十餘萬人十二月郡國十二又旱

晉懷帝永嘉三年五月大旱襄平縣梁水淡涸
竭河洛江漢皆可涉是年三月司馬越歸京都

遣兵入宮收中書令繆播等九人殺之此僭踰之罰也又四方諸侯多懷無君之心劉淵石勒王彌李雄之徒賊害民命流血成泥又其應也永嘉五年自去冬旱至此春去歲十二月司馬越棄京都以大衆南出多將王公朝士及以行臺自隨斥黜禁衛代以國人官省蕭然無復君臣之節矣

晉陽秋云愍帝在西京旱傷荐臻無注記年月也

晉愍帝建武元年六月揚州旱去年十二月淳
于伯冤死其年即旱而太興元年六月又旱干
寶曰殺伯之後旱三年是也案前漢殺孝婦則
旱後漢有凶亦旱見謝見理竝獲雨澍此其類
也班固曰刑罰妄加羣陰不附則陽氣勝故其
罰恒陽

建武元年四月趙允等悉衆禦寇五月祖逖攻
譙其冬周訪討杜曾又衆出之應也

晉元帝太興四年五月旱是時王敦彊僭之釁

東晉書卷三十一
漸著又去歲蔡豹祖逖等竝有征役

晉元帝永昌元年大旱是年三月王敦有石頭之變二宮陵辱大臣誅死僭踰無上故旱尤甚也

永昌元年閏十月京都大旱川谷竝竭

晉明帝太寧三年自春不雨至于六月去年秋滅王敦元陽動衆自大之應也

晉成帝咸和元年秋旱是時庾太后臨朝稱制羣臣奏事稱皇太后陛下此婦人專主事言不

從而僭踰之罰也與漢鄧太后同事

咸和二年夏旱

咸和五年五月旱去年殄蘇峻之黨此春又討郭默滅之元陽動衆之應也

咸和六年四月旱去年八月石勒遣郭敬寇襄陽南中郎將周撫奔武昌十月李雄使李壽寇建平建平太守楊謙奔宜都此正月劉微略婁縣於是起衆警備

咸和八年七月旱

三
宋書志三十一
咸和九年自四月不雨至于八月

晉成帝咸康元年六月旱是時成帝沖弱不親
萬機內外之政委之將相此僭踰之罰故連歲
旱也至四年王遵固讓太傅復子明辟是後不
旱殆其應也時天下普旱會稽餘姚特甚米直
五百民有相鬻鬻

咸康二年三月旱

咸康三年六月旱

晉康帝建元元年五月旱是時宰相專政方伯

擅重兵又與咸康初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元年五月旱有司奏依董仲舒術徙市開水門遣謁者祭太社是時帝在繼抱褚太后臨朝如明穆太后故事

永和五年七月不雨至于十月是年二月征北將軍褚裒遣軍伐沛納其民以歸六月又遣西中郎將陳達進據壽陽自以舟師二萬至于下邳喪其前驅而還達亦退

永和六年閏月旱是春相溫以大衆出夏口上

疏欲以舟軍北伐朝廷駐之蕭敬盜涪西蠻校尉采壽敗績

晉穆帝升平三年十二月大旱此冬十月北中郎將郗曇帥萬餘人出高平經略河兗又遣將軍諸葛悠以舟軍入河敗績西中郎將謝萬次下蔡衆潰而歸

升平四年十二月大旱

晉哀帝隆和元年夏旱是時桓溫強恣權制朝廷僭踰之罰也又去年慕容恪圍冀州刺史呂

護栢溫出次死陵范汪表眞竝北伐衆出過時也

晉海西泰和四年十二月涼州春旱至夏

晉簡文帝咸安二年十月大旱民飢是時嗣主

幼冲栢溫陵僭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二月旱是時栢溫入覲高平陵闔朝致拜踰僭之應也

寧康三年冬旱先是氏賊破梁益州刺史楊亮周仲孫奔退明年威遠將軍栢石虔擊姚萇

江破之退至五城益州刺史竺瑤帥衆戍巴東
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六月大旱去歲氏賊圍南
中郎將朱序於襄陽又圍揚威將軍戴逵於彭
城栢嗣以江州之衆次郢援序北府發三州民
配何謙救逵是春襄陽順陽魏興城皆沒賊遂
略淮南向廣陵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涂中
兖州刺史謝玄督諸將破之

太元八年六月旱夏初栢冲征襄陽遣冠軍將
軍栢石虔進據樊城朝廷又遣宣城内史胡彬

次峽石爲沖聲勢也

太元十年七月旱饑初八年破苻堅九年諸將略地有事徐豫楊亮趙統攻討巴沔是年正月謝安又出鎮廣陵使子琰進次彭城

太元十三年六月旱去歲北府遣戍胡陸荊州經略河南是年郭銓置戍野王又遣軍破黃淮太元十五年七月旱是春丁零略兗豫鮮卑寇河上朱序相不才等北至太行東至滑臺踰時攻討又戍石門

太元十七年秋旱至冬是時茹千秋爲驃騎咨
議竊弄主相威福又丘尼乳母親黨及婢僕之
子階緣近習臨民領衆又在所多上春竟囚不
以其辜建康獄吏枉暴尤甚此僭踰不從寃濫
之罰也

晉安帝隆安四年五月旱去冬相玄迫殺殷仲
堪而朝廷即授以荊州之任司馬元顯又諷百
僚悉使敬已此皆陵僭之罰也

隆安五年夏秋大旱十二月不雨去年夏孫恩

入會稽殺內史謝琰此年夏略吳又殺內史袁
山松軍旅東討衆出過時

晉安帝元興元年七月大饑九月十月不雨是
年正月司馬元顯以大衆將討桓玄旣而玄至
殺元顯五月又遣東征孫恩餘黨十月北討
劉軌

元興二年六月不雨冬又旱是時桓玄奢僭十
二月遂篡位

元興三年八月不雨是時王旅四伐西夏未平

晉安帝義熙六年九月不雨是時王師北討廣
固疆理三州

義熙八年十月不雨是秋王師西討劉毅分遣
伐蜀

義熙十年九月旱十二月又旱井瀆多竭

宋文帝元嘉二年夏旱

元嘉四年秋京都旱

元嘉八年五月揚州諸郡旱

元嘉十九年二十年南兗豫州旱

元嘉二十七年八月不雨至二十八年三月時索虜南寇

孝武帝大明七年八年東諸郡大旱民飢死者十六七先是江左以來制度多闕孝武帝立明堂造五輅是時大發徒衆南巡校獵盛自矜大故致旱災

後廢帝元徽元年八月京都旱

詩妖

魏明帝太和中京師歌粍鈴曹子其唱曰其奈汝

曹何此詩妖也其後曹爽見誅曹氏遂廢

魏明帝景初中童謠曰阿公阿公駕馬車不竟
阿公東渡河阿公東還當奈何及宣王平遼東
歸至白屋當還鎮長安會帝疾篤急召之乃
乘追鋒車東渡河終翦魏室如童謠之言也
魏齊王嘉平中有謠曰白馬素羈西南馳其誰
乘者朱虎騎朱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凌令狐
愚聞此謠謀立彪事發凌等伏誅彪賜死

吳孫亮初童謠曰吁汝恪何若若蘆葦單衣篋

鈎絡於何相求楊子閣楊子閣者反語石子垆也鈎落鈎帶也及諸葛恪死果以葦席裹身篋束其要投之石子垆後聽恪故吏收斂求之此垆云

孫亮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謡曰白鼉鳴龜背平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甲兵之象又曰白祥也

孫休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子
忽來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
也言畢上外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没干寶曰
後四年而蜀亡六年而魏廢二十一年而吳平
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爲戰國三公鋤司
馬如之謂也

孫皓初童謡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
建業死不止武昌居皓尋遷都武昌民汧流供
給咸怨毒焉

孫皓遣使者祭石印山下妖祠使者因以丹書
巖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
治太平矣皓聞之意益張曰從大皇帝至朕四
世太平之主非朕復誰恣虐踰甚尋以降亡近
詩妖也

孫皓天紀中童謡曰阿童復阿童銜刀游渡江
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晉武帝聞之加王濬
龍驤將軍及征吳江西衆無過者而王濬先定
秣陵

晉武帝太康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
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
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于時
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亂者相繼按橫
目者四字自吳亡至晉元帝興幾四十年皆如
童謠之言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直斥之也干
寶云不知所斥諱之也

太康末京洛始爲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
苦辛之詞終以禽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

而族滅太后廢黜而幽死

晉惠帝永熹中河內溫縣有人如狂造書曰光
光文長大戟爲牆毒藥雖行戟還自傷又曰兩
火沒地哀哉秋蘭歸形街郵路人爲歎及楊駿
居內府以戟爲衛死時又爲戟所害楊太后被
廢賈后絕其膳八日而崩葬街郵亭北百姓哀
之兩火武帝諱蘭楊后字也

永熹中童謡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版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楊駿初專權楚王尋用事

言荆筆楊版也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
幾作驢

晉惠帝元康中京洛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遥
望魯國何嗟哉千歲觸髅生齒牙又曰城東馬
子莫嚙啣比至三月纏汝髻南風賈后字也白
晉行也沙門太子小名也魯賈謚國也言賈后
將與謚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因釁咀嚙豪賢
以成篡奪也是時愍懷頗失衆望卒以廢黜不
得其死

元康中天下商農通箸大鄣日童謠曰屠蘇鄣
日覆兩耳當見瞎兒作天子及趙王篡位其目
實眇焉趙王倫旣篡洛中童謠曰虎從北來鼻
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水從西來何濯濯數月
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誅倫按成都西蕃
而在鄴故曰虎從北來齊東蕃而在許故曰龍
從南來河間水區而在關中故曰水從西來齊
留輔政居宮西有無君之心故言登城看也

晉惠帝太安中童謠曰五馬游度江一馬化爲

龍後中原大亂宗蕃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
頓彭城同至江表而元帝嗣晉矣

司馬越還洛有童謠曰洛中大鼠長尺二若不
蚤去大狗至及苟希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超兄
弟大落度上桑打椹爲苟作由是越惡希奪其
兗州隙難遂構

晉愍帝建興中江南歌謠曰訇如白阮破合集
持作甌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甌按白者晉行
阮器有口屬甌瓦質剛亦金之類也訇如白阮

破者言一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推作魴者
言元皇帝鳩集遺餘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
偏王江南故其喻小也及石頭之事六軍大潰
兵人抄掠京邑爰及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
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日焚燒城邑井堙木
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吳興官軍踵之
蹈籍都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百數所謂
楊州破換敗吳興覆訖數訖數瓦器又小於魴也
晉明帝太寧初童謠歌曰惻力惻力放馬山側

大馬死小馬餓高山崩石自破及明帝崩成帝
幼爲蘇峻所逼遷于石頭御膳不足高山崩言
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
諸公所破也

晉成帝之末民間謠曰礧礧何隆隆駕車入梓
宮少日而宮車晏駕

晉成帝咸康二年十二月河北謠語曰麥入土
殺石虎後如謠言

庾亮初出鎮武昌出石頭百姓於岸上歌曰庾

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白馬牽旒
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
白馬牽流蘇後連銜不入及薨還都葬

庾義在吳郡吳中童謡曰寧食下湖荇不食上
湖蓴庾吳沒命喪復殺王領軍無幾而庾義王
洽相繼亡

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
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
阿子汝聞不

升平末民間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之曰廉者
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廷廉內外悉臨國家其大
諱乎少時而穆帝晏駕

晉哀帝隆和初童兒歌曰升平不滿斗隆和那
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帝聞而惡之復
改年曰興寧民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
聊生哀帝尋崩升平五年穆帝崩不滿斗不
至十年也

晉海西公太和中民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

游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白者金行馬者
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海西公尋
廢三子非海西子竝死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
方獻甘露

太和末童謡云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
西被廢處吳民犁耕其門前以種小麥如謡言
晉海西公生皇子百姓歌云鳳皇生一雛天下
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
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

子以爲己子

栢石民爲荊州鎮上明民忽歌曰黃曇子曲終
又曰黃曇英楊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石民死
王忱爲荊州黃曇子乃是王忱之字也忱小字
佛大是大佛來上明也

太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
毛衣衣被拉颯栖尋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旋爲
劉牢之所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靈秀山無幾而

孫恩作亂再踐會稽會稽道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

庾楷鎮歷陽民歌曰重羅犁重羅犁使君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爲玄所誅

殷仲堪在荊州童謡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敗桓當復無幾而仲堪敗桓玄有荊州

王恭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謡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粳天公誅謫汝教汝捻龍喉龍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

今年食麥麰麳穢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
加譴適而誅之也捻龍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
復敗丁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大行咳疾而喉
竝喝焉

王恭在京口民間忽云黃頭小人欲作賊阿公
在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人欲作亂賴得金
刀作蕃扞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
如謠者言焉

晉安帝隆安中民忽作懊惱歌其曲中有草生

可擘結女兒可擘抱之言栢玄旣篡居天位義
旗以三月二日埽定京都玄之宮女及逆黨之
家子女伎妾悉爲軍賞東及甌越北流淮泗皆
人有所獲焉時則草可結事則女可抱信矣

栢玄旣篡童謡曰草生及馬腹烏啄栢玄目及玄
敗走至江陵五月中誅如其期焉栢玄時民謡語
云征鐘落地栢迸走征鐘至穢之服栢四體之下
稱玄自下居上猶征鐘之厠歌謡下體之詠民
口也而云落地墜地之祥迸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時民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爲兵所
傷木亘當北度走入浩浩鄉又云金刀旣以刻
媿媿金城中此詩云襄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
所道行於世孟顓釋之曰十一口者玄字象也
木亘栢也栢氏當悉走入關洛故云浩浩鄉也
金刀劉也倡義諸公皆多姓劉媿媿美盛白也
栢玄得志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
明年斬諸栢及玄走而諸栢悉誅焉郎君司馬
元顯也

元顯也

晉安帝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
生不止自成積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
名州養之已極而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
成讎敵也蘆生不止自成積及蘆龍作亂時人
追思童謠惡其有成積之言識者曰芟夷蘊崇
之又行火焉是草之窮也伐斫以成積又以爲
薪亦蘆荻之終也其盛旣極亦將芟夷而爲積
焉龍旣窮其兵勢盛其舟艦卒以滅亡僵屍如

積焉

盧龍據有廣州民間謠云蘆生漫漫竟天半後
擁上有上流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

義熙三年中小兒相逢於道輒舉其兩手曰盧
健健次曰鬪嘆鬪嘆末復曰翁年老翁年老當
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內逼舟艦蓋川健健之
謂也既至查浦屢剋期欲與官鬪鬪嘆之應也
昔溫嶠令郭景純卜已與庾亮吉凶景純云元
吉嶠語亮景純每筮當是不敢盡言吾等與

國家同安危而曰元吉事有成也於是協同討
滅王敦翁年老羣公有期頤之慶知妖逆之徒
自然消殄也其時復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
東風忽如起那得入石頭盧龍果敗不得入
石頭

苻堅中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
當在江湖邊後堅敗於淝水在僞位凡三十年
苻堅中謠語云河水清復清苻詔死新城堅爲
姚萇所殺死於新城

符堅中歌云魚羊田斗當滅秦魚羊鮮也田斗
卑也堅自号秦言滅之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
令盡誅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為慕容冲所
攻亡奔姚萇身死國滅

毛蟲之孽

晉武帝太康六年南陽送兩足虎此毛蟲之孽
也識者為其文曰武形有虧金虎失儀聖主應
夫斯異何為言兆亂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
不勝狂也干寶曰虎者陰精而居于陽金獸也

南陽火名也金精入火而失其形王室亂之妖也六水數言水數旣極火慝得作而金受其敗也至元康九年始殺太子距此十四年二十七十四火始終相乘之數也自帝受命至愍懷之廢凡三十五年

太康九年荊州獻兩足獬

太康七年十二月丙辰四角獸見于河間河間王顥獲以獻角兵象也董仲舒以四國爲四方之象後河間王數連四方之兵作爲亂階殆其

應也

晉懷帝永嘉五年偃鼠出延陵此毛蟲之孽也
郭景純筮之曰此郡東之縣當有妖人欲稱制
者亦尋自死矣其後吳興徐馥作亂殺太守袁
琇馥亦時滅是其應也

晉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
賢堂有麀見於前獲之孫盛曰夫秀孝天下之
彥士樂賢堂所以樂養賢也晉自喪亂以後風
教凌夷秀無策試之才孝乏四行之實麀興於

前或斯故乎

晉哀帝隆和元年十月甲申有塵入東海第百姓謹言曰主入東海第識者怪之及海西廢爲東海王先送此第

晉孝武太元十三年四月癸巳杓祠畢有兔行廟堂上兔野物也而集宗廟之堂不祥莫甚焉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二月雍州送六足麀刺史武陵王表爲祥瑞此毛蟲之孽

宋順帝昇明元年象三頭度蔡洲暴稻穀及

園野

犬禍

公孫淵家有犬冠幘絳衣上屋此犬禍也屋上
元陽高危之地天戒若曰淵元陽無上偷自
尊高狗而冠者也及自立為燕王果為魏所滅
京房易傳曰君不正臣欲篡厥妖狗出朝門
魏侍中應璩在直廬歛見一白狗問衆人無見
者踰年卒近犬禍也

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會大銜引其衣恪曰

不欲我行乎還坐有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入而被害

晉武帝太康九年幽州有大鼻行地三百餘步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民家聞地中有犬聲掘視得雌雄各一還置窟中覆以磨石宿昔失所在元帝太興中吳郡府舍又得二物頭如此其後太守張茂爲吳興兵所殺案夏鼎志曰掘地得狗名曰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同實而異名也

晉惠帝永興元年丹陽內史朱達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晉孝懷帝永嘉五年吳郡嘉興張林家狗人言云天下人餓死

晉安帝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恒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出覘之者云一狗假有兩三頭皆前向亂吠無幾孫恩亂於吳會

桓玄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玄未及出

有狗來便其席萬衆睽候莫不驚怪玄性猜
暴竟無言者逐狗改席而已

宋武帝永初二年京邑有狗人言

文帝元嘉二十九年吳興東遷孟慧度婢竊與
狗通好如夫妻彌年

孝武孝建初顏竣爲左衛於省內聞犬子聲在
地中掘焉得烏犬子養久之後自死

明帝初晉安王子勛稱僞號於尋陽柴桑有
狗與女人交三日不分離

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白眚白祥

晉武帝太康十年洛陽宮西宜秋里石生地中
始高三尺如香鑪形後如偃人盤薄不可掘案
劉向說此白眚也明年宮車晏駕王宮始騷卒
以亂亡京房易傳曰石立如人庶人爲天下雄
此近之矣

晉成帝咸康初地生毛近白眚也孫盛以爲民
勞之異是後胡滅而中原向化將相皆甘心焉

於是方鎮屢輩邊成仍遷皆攤帶部曲動有萬數其間征伐徵賦役無寧歲天下擾動民以疲怨

咸康三年六月地生毛

晉孝武太元二年五月京都地生毛至四年而氐賊攻襄陽圍彭城向廣陵征戍仍出兵連不解

太元十四年四月京都地生毛是時符堅滅後經略多事

宋志二十一
三十七
太元十七年四月地生毛

晉安帝隆安四年四月乙未地生毛或白或黑

晉安帝元興三年五月江陵地生毛是後江陵見虜交戰者數矣

晉安帝義熙三年三月地生白毛

義熙十年三月生白毛明年王旅西討司馬休之又明年北埽關洛

魏明帝青龍三年正月乙亥隕石于壽光按左氏傳隕石星也劉歆說曰庶民惟星隕

於宋者象宋襄公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秦
始皇時有隕石班固以爲石陰類又白祥臣
將危君是後司馬氏得政

晉武帝太康五年五月丁巳隕石于溫及河
陽各二

太康六年正月隕石于溫三

晉成帝咸和八年五月星隕于肥鄉一

咸和九年正月隕石于涼州

吳孫亮五鳳二年五月陽羨縣離里山大石自

立按京房易傳曰庶士爲天子之祥也其說曰
石立於山同姓平地異性于寶以爲孫皓承廢
故之家得位其應也或曰孫休見立之祥也

晉惠帝元康五年十二月有石生于宜年里

晉惠帝永康元年襄陽郡上言得鳴石撞之
聲聞七八里

晉惠帝太安元年丹陽湖孰縣夏架湖有
大石浮二百步而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
于寶曰尋有石冰入建業

晉武帝太始八年五月蜀地雨白毛此白祥也
是時益州刺史皇甫晏冒暑伐汶山胡從事何
旅固諫不從牙門張弘等因衆之怨誣晏謀逆
害之京房易傳曰前樂後憂厥妖天雨羽又曰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
出走三占皆應也

晉惠帝永寧元年齊王冏舉義軍冏有小兒
出於襄城繁昌縣年八歲髮體悉白頗能卜於
洪範則白祥也

晉車騎大將軍東嬴王騰自并州遷鎮鄴行次
真定時久積雪而當門前方數尺獨消釋騰怪
而掘之得玉馬高尺許口齒缺騰以馬者國姓
上送之以爲瑞然論者皆云馬而無齒則不得
食妖祥之兆衰亡之徵案占此白祥也是後騰
爲汲桑所殺而晉室遂亡

宋文帝元嘉中徐湛之爲丹楊尹夜西門內有
氣如練西南指長數十丈又白光覆屋良久而
轉駛乃消此白祥也

前廢帝景和元年鄧琬在尋陽種紫花皆冒
青也

木沴金

魏齊王正始末河南尹李勝治聽事有小材激
墮槌受符石虎項斷之此木沴金也勝後旬日
而敗

晉惠帝元康八年三月郊禱壇石中破爲二此
木沴金也郊禱壇者求子之神位無故而自毀
太子將危之妖也明年愍懷廢死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四月謝安出鎮廣陵始發
石頭金鼓無故自破此木沴金之異也天意若
曰安徒揚經路之聲終無其實鉦鼓不用之象
也八月以疾還是月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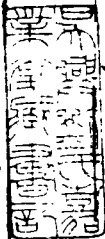
志第二十一

宋書三十一



志第二十二

宋書三十二



臣沈

約

新撰

五行三

五行傳曰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爲妻則
火不炎上謂火失其性而爲災也又曰視之不明
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恒燠厥極疾時則有草
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楸時則有目疴
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羸蟲劉歆傳以爲
羽蟲

二百四十九
火不炎上

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初帝爲平原王納河南虞氏爲妃及即位不以爲后更立典虞車工卒毛嘉女是爲悼皇后后本及微非所宜升以妾爲妻之罰也

魏明帝青龍元年九月洛陽宮鞠室災

二年四月崇華殿災延于南閣繕復之至三年七月此殿又災帝問高堂隆此何咎也於禮寧有所讓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

唯率禮脩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
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爲災此人君
苟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
高殿起也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宮室
爲誠今宜罷散民役務從節約清掃所災之處
不敢於此有所營造萑莆嘉禾必生此地以報
陛下虔恭之德不從遂復崇華殿改曰九龍以
郡國前後言龍見者九故以爲名多棄法度疲
民逞欲以妾爲妻之應也

吳孫亮建興元年十二月武昌端門災改作端門又災內殿案春秋魯雉門及兩觀災董仲舒以爲天意欲使定公誅季氏若曰去其高顯而奢僭者也漢武帝世遼東高廟災其說又同今此與二事頗類也且門者號令所出殿者聽政之所是時諸葛恪秉政而矜慢放肆孫峻摠禁旅而險害終著武昌孫氏尊號所始天戒若曰宜除其貴要之首者恪果喪衆殄民峻授政於綝綝廢亮也或曰孫權毀徹武昌以增太初宮

諸葛恪有遷都意更起門殿事非時宜故見災也京房易傳曰君不思道厥妖火燒宮

吳孫亮太平元年二月朔建業火人火之也是秋孫綝始秉政矯以亮詔殺呂據滕胤明年又輒殺朱異棄法律逐功臣之罰也

吳孫休永安五年二月白虎門北樓災六年十月石頭小城火燒西南百八十丈是時嬖人張布專擅國勢多行無禮而韋昭盛冲終斥不用兼遣蔡戰等為使驚擾州郡致使交趾反亂是

其咎也

吳孫皓建衡二年三月大火燒萬餘家死者七
百人案春秋齊火劉向以爲桓公好內聽女口
妻妾數更之罰也皓制令詭暴蕩棄法度勞
臣名士誅斥甚衆後宮萬餘女謁數行其中隆
寵佩皇后璽者又多矣故有六火

晉武帝太康八年三月乙丑震火西閣楚王所
止坊及臨商觀牕

十年四月癸丑崇賢殿災十二月庚辰含章鞠

室脩成堂前廡內坊東屋輝章殿南閣火時有
上書者曰漢王氏五侯兄弟迭任今楊氏三公
並在大位天變屢見竊爲陛下憂之楊珉由是
乞退是時帝納馮統之間廢張華之功聽楊駿
之讒離衛瓘之寵此逐功臣之罰也明年宮車
晏駕其後楚王承竊發之旨戮害二公身亦不
免震災其坊又天意乎

晉惠帝元康五年閏月庚寅武庫火張華疑有
亂先固守然後救災是以累代異寶王莽頭孔

子履漢高斷白蛇劍及二百萬人器械一時蕩盡是後愍懷見殺殺太子之罰也天戒若曰夫設險擊柝所以固其國儲積戎器所以戒不虞今冢嗣將傾社稷將泯禁兵無所復施皇旅又將誰衛帝后不悟終喪四海是其應也張華閭纂皆曰武庫火而氐羗反太子見廢則四海可知矣元康八年十一月高原陵火是時賈后凶恣賈謐擅朝惡積臯稔宜見誅絕天戒若曰臣妾之不可者雖親貴莫比猶宜忍而誅之如吾燔高

原陵也帝旣眊弱而張華又不納裴頠劉卞之謀故后遂與謚誣殺太子也干寶云高原陵火太子廢其應也漢武帝世高園便殿火董仲舒對與此占同

晉惠帝永康元年帝納皇后羊氏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太安二年后父玄之以成都之逼憂死永興元年成都遂廢后處之金墉城而殺其叔父同之是後還立立而復廢者四又詔賜死荀藩表全之雖末還在位然憂逼折

辱終古未聞此孽火之應

晉惠帝永興二年七月甲午尚書諸曹火延崇禮闈及閣道夫百揆王化之本王者棄法律之應也清河王覃入爲晉嗣不終于位又殺太子之罰也

晉孝懷帝永嘉四年十一月襄陽火死者三千餘人是時王如自號大將軍司雖二州牧衆四五萬攻略郡縣以爲己邑都督力屈嬰城自守賊遂攻逼襄陽此下陵上陽失節火災出也

晉元帝太興中王敦鎮武昌武昌火起興衆救之救於此而發於彼東西南北數十處俱應數言不絕班固所謂濫炎妄起雖興師不能救之之謂也干寶曰此臣而君行亢陽失節之災也晉元帝永昌二年正月癸巳京都大火三月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火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晉明帝大寧元年正月京都火是時王敦威侮朝廷多行無禮內外臣下咸懷怨毒極陰生陽故有火災與董仲舒說春秋陳火同事也

晉穆帝永和五年六月震災石虎太武殿及兩
廂端門光爛照天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是年
四月石虎死矣其後胡遂滅亡

晉海西太和中郗愔爲會稽六月大旱災火燒
數千家延及山陰倉米數百萬斛炎烟蔽天不
可撲滅

晉孝武帝寧康元年三月京都風火大起是時相
溫入朝志在陵上少主踐位人懷憂恐此與大
寧火同事

晉孝武帝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
囁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是後考課不厲賞黜
無章有育才之名無收賢之實書去知人則哲
此不哲之罰先兆也

太元十三年十二月乙未延賢堂災丙申蝨斯
則百堂及客館驃騎庫皆災于時朝多弊政衰
陵曰兆不哲之罰皆有象類主相不悟終至亂
亡去

晉安帝隆安二年三月龍舟二乘災是水沴火也

晉安帝元興元年八月庚子尚書下舍曹火

元興三年盧循攻略廣州刺史吳隱之閉城固守是年十月壬戌夜大火起時民人避寇盈滿城內隱之懼有應賊但務嚴兵不先救火由是府舍焚燒蕩盡死者萬餘人因遂散潰悉爲賊擒殆與襄陽火同占也

晉安帝義熙四年七月丁酉尚書殿中吏部曹火

義熙十一年京都所在大行火災吳界尤甚火

防甚峻猶自不絕王引時爲具郡白曰在聽事上
見天上有一赤物下狀如信幡徑集路南人家屋
上火即復大發弘知天爲之災不罪火主

宋文帝元嘉五年正月戊子京邑大火

元嘉七年十二月乙亥京邑火延燒大社北牆

元嘉二十九年三月壬午京邑大火風雷甚壯

後廢帝元徽三年正月己巳京邑大火

元徽三年三月戊辰京邑大火燒二岸數千家

恒燠

庶徵之恒燠劉向班固以冬亡冰及霜不殺草
應之京房易傳又曰夏則暑殺人冬則物華實
吳孫亮建興元年九月桃李華孫權世政煩
賦重民彫於役是時諸葛恪始輔政息校官原
逋責除關梁崇寬厚此舒緩之應也一說桃
李寒華爲草妖或屬華孽

魏少帝景元三年十月桃李華自高貴弒死之
後晉文王深樹恩德事崇優緩此其應也

晉穆帝永和九年十二月桃李華是時簡文輔

政事多弛略舒緩之應也

宋順帝昇明元年十月於潛桃李榛結實

草妖

漢獻帝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魏武帝在洛陽將起建始殿伐濯龍樹而血出又掘徙梨根傷亦血出帝惡之遂寢疾是月崩蓋草妖又赤祥也是歲魏文帝黃初元年也

吳孫亮五鳳元年六月交趾稗草化爲稻昔三苗將亡五穀變種此草妖也其後亮廢

蜀劉禪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譙周憂之無所與之言乃書柱曰衆而大其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具而授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果亡如周言此草妖

吳孫皓天璽元年吳郡臨平湖自漢末穢塞是時一夕忽開除無草長老相傳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吳尋亡而九服爲一

吳孫皓天紀三年八月建業有鬼目菜生黃狗

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尺厚二分又有賈菜生王平家高四尺如枇杷形上圓徑一尺八寸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名鬼目作芝草賈菜作平慮遂以狗爲侍芝郎平爲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千寶曰明年晉平王吳王濬止舡正得平渚姓名顯然指事之微也黃狗者吳以土運承漢故初有黃龍之瑞及其季年而有鬼目之妖託黃狗之家黃稱不改而貴賤殊天道精微之應也

晉惠帝元康二年春巴西郡界竹生花紫色結實如麥外皮青中赤白味甘

元康九年六月庚子有桑生東宮西廂日長尺餘甲辰枯死此與殷太戊同妖太子不能悟故至廢戮也班固稱野木生朝而暴長小人將暴居大臣之位危亡國家象朝將爲墟也是後孫秀張林尋用事遂至大亂

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丁巳立皇孫臧爲皇太子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又生於西廂明年趙倫

篡位鳩殺滅此與愍懷同妖也

永康元年四月壯武國有桑化為柏是月張華遇害

晉孝懷帝永嘉三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民謂之桑林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逼司馬越無衛上國之心四年冬委而南出至五年春薨于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庶人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尸是敗也中原

無所請命洛京尋沒桑哭之應也

永嘉六年五月無錫縣有四株茱萸樹相樛
而生狀若連理先是郭景純筮延陵偃鼠遇臨
之益曰後當復有妖樹生若瑞而非辛螫之木也
儻有此東南數百里必有作逆者其後徐馥作
亂此草妖也郭以爲木不曲直

永嘉六年七月豫章郡有樟樹久枯是月忽更榮
茂與昌邑柘杜復生同占懷帝不終其祚元帝
由支族興之應也

晉明帝大寧元年九月會稽剡縣木生如人面
是後王敦稱兵作逆禍敗無成漢哀靈之世並
有此妖而人貌備具故其禍亦大今此但人面而
已故其變亦輕

晉成帝咸和六年五月癸亥曲阿有柳樹倒地
六載是月忽復起生咸和九年五月甲戌吳雄
家有死榆樹是日因風雨起生與漢上林斷柳
起生同象初康帝爲吳王于時雖改封琅邪而
猶食吳郡爲邑是帝越正體饗國之象也曲阿

先亦吳地象見吳邑雄舍又天意也

晉哀帝興寧三年五月癸卯廬陵西昌縣脩明家有死栗樹是日忽起生時孝武年四歲而簡文居蕃四海宅心及得位垂統則祚隆孝武識者竊曰西昌脩明之祥帝諱實應之矣是與漢宣帝頗同象也

晉海西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此永久之業將集危亡之地是後張天錫降氏

晉孝武太元十四年六月建寧銅樂縣枯木斷折忽然自立相屬京房易傳曰棄正作淫厥妖木斷自屬妃后有專木什乃立是時治道方僻多失其正其後張夫人專寵及帝崩兆庶歸咎張氏焉

晉安帝元興三年荆江二界生竹實如麥

晉安帝義熙二年九月揚州營揚武將軍陳蓋家有苦蕒菜莖高四尺六寸廣三尺二寸此殆與吳終同象也

義熙中宮城上御道左右皆生蒺藜草妖也蒺藜有棘不可踐而行生牆及馳道天戒若曰人君拱嘿不能聽政雖居宸極猶若空宮雖有御道未嘗馳騁皆生蒺藜若空廢也

義熙八年太社生薰樹于壇側黨於文尚黑宋水德將王之符也

羽蟲之孽

魏文帝黃初四年五月有鵜鵠鳥集靈芝池案

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青祥也詔曰此詩人所

謂汙澤者也曹詩刺恭公遠君子近小人今豈
有賢智之士處于下位否則斯鳥胡爲而至哉
其博舉天下雋德茂才獨行君子以答曹人之
刺於是楊彪管寧之徒咸見薦舉此謂覩妖
知懼者也雖然不能優容亮直而多溺偏私矣
京房易傳曰辟退有德厥妖水鳥集于國井
黃初末宮中有鸞生鷹只爪俱赤此與商紂宋
隱同象

景初元年又有鸞生鉅鰲於衛國洧桃里李

蓋家刑若鷹吻似燕案劉向說此羽蟲之孽又赤
青也高堂隆曰此魏室之大異宜防鷹揚之臣於
蕭牆之內其後晉宣王起遂有魏室

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禰衡集鄴宮文昌
殿後池明年魏武王薨

魏文帝黃初三年又集雒陽芳林園池七年又
集其夏文帝崩景初末又集芳林園池前世再
至輒有大喪帝惡之其明年崩

蜀劉禪建興九年十月江陽至江州有鳥從江

南飛渡江北不能達隋水死者以千餘是時諸
葛亮連年動衆志吞中夏而終死渭南所圖不
遂又諸將分爭頗喪徒旅鳥北飛不能達隋水
死皆有其象也亮竟不能過渭又其應乎此
與漢楚國烏鬪隋泗水楠類矣

魏明帝青龍三年戴雋巢鉅鹿人張珩博學
有高節不應袁紹高幹之命魏太祖辟亦不
至優游嘉遁門徒數百太守王肅雅敬焉時
年百餘歲謂門人曰戴雋陽鳥而巢于門陰

宋志二十二
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一首旬日而卒按
占羽蟲之孽也

魏明帝景初元年陂霄閣始構有雉巢其上
雉體白黑雜色此羽蟲之孽又白黑祥也帝以
問高堂隆對曰詩云惟雉有巢惟鳩居之今
興起宮室而雉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
之之象天意若曰室未成將有它姓制御之不
可不深慮於是帝改容動色

吳孫權赤烏十二年四月有兩鳥銜雉墮東館

權使領丞相朱據燎鵠以祭案劉歆說此羽
蟲之孽又黑祥也視不明聽不聰之罰也是時
權意溢德衰信讒好殺二子將危將相俱殆
覩妖不悟加之以燎昧道之甚者也明年太子和
廢魯王霸賜死朱據左遷陸議憂卒是其應
也東館典教之府鵠墮東館又天意乎

吳孫權太元二年正月封前太子和為南陽王
遣之長沙有鵠巢其帆檣和故宮僚聞之皆憂
慘以為檣末傾危非久安之象是後果不得其死

吳孫亮建興二年十一月大鳥五見于春申吳人
以爲鳳皇明年改元爲五鳳漢桓帝時有五色
大鳥司馬彪云政治衰缺無以致鳳乃羽蟲孽耳
孫亮未有德政孫峻驕暴方甚此與桓帝同
事也案瑞應圖大鳥似鳳而爲孽者非一疑皆
是也

吳孫皓建衡三年西苑言鳳皇集以之改元義
同於亮

晉武帝泰始四年八月翟雉飛上閭闔門趙倫

既篡洛陽得異鳥莫能名倫使人持出周旋城
邑匝以問人積日宮西有小兒見之逆自言曰
服畱鳥翳持者卽還白倫倫使更求小兒至又
見之將入宮密籠鳥閉兒戶中明日視悉不見
此羽蟲之孽又妖之甚者也

趙倫篡位有鷄入太極殿雉集東堂按太極東
堂皆朝享聽政之所而鷄雉同日集之者天意
若曰不當居此位也詩云雝之疆疆鷄之奔奔
人之無良我以爲君其此之謂乎昔殷宗感雉

唯懼而脩德倫覩二物曾不知戒故至滅亡也
晉孝懷帝永嘉元年二月洛陽東北步廣里地
陷有鵝出蒼色者飛翔冲天白者止焉此羽蟲
之孽又黑白祥也董養曰步廣周之狄泉盟會
地也白者金色蒼爲胡象其可盡言乎是後劉
淵石勒相繼擅華懷愍二帝淪滅非所

晉孝懷帝世周玘家有鵝在籠中而頭斷籠外
玘亡後家誅

晉明帝太寧三年八月庚戌有鳥二蒼黑色翼

廣一丈四尺其一集司徒府射而殺之其一集市北家人舍亦獲焉此羽蟲之孽又黑祥也閏月戊子帝崩後有蘇峻祖約之亂

晉成帝咸和二年正月有五鷗鳥集殿庭此又白祥也是時庾亮荀違衆謀將召蘇峻有言不從之咎故白祥先見也三年二月峻果作亂宮室焚毀化爲汙萊其應也

晉成帝咸康八年七月白鷺集殿屋是時康帝始卽位此不永之祥也後涉再葦而帝崩劉向

曰野鳥入處宮室將空張瓘在涼州正朝放雀諸鳥出手便死左右放者悉飛去

晉孝武帝太元十六年正月雉巢太極東頭鵠尾又巢國子學堂西頭十八年東宮始成十九年正月雉又巢其西門此殆與魏景初同占學堂風教所聚西門金行之祥也

晉安帝義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鳥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鳥雉餘者因共啄狗卽死又噉肉唯餘

骨存五年六月猗死

宋武帝永初三年臨軒拜徐羨之爲司徒百僚陪位有二野鶴集太極鷗尾嗚呼

少帝景平二年春鶴巢太廟西鷗尾驅去復還文帝元嘉二年春有江鷗鳥數百集太極殿前小階內明年誅徐羨之等

羊禍

晉成帝咸和二年五月司徒王導廐羊生無後足此羊禍也京房易傳曰足少者下不勝任也

明年蘇峻入京都導與成帝俱幽石頭僅乃免身是其應也

宋孝武帝大明七年永平郡獻三角羊羊禍也赤眚赤祥

公孫淵時襄平北市生肉長圍各數尺有頭目口喙無手足而動搖此赤眚也占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亡淵尋爲魏所誅

吳成將鄧嘉殺豬祠神治畢縣之忽見一人頭往食肉嘉引弓射中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近

赤祥也後人白嘉謀北叛闔門被誅京房易妖
曰山見祿江于邑邑有兵狀如人頭赤色

吳諸葛恪將見誅盥洗水血臭侍者授衣衣亦
臭此近赤祥也

晉武帝太康七年十一月河陰有赤雪二頃此
赤祥也後涉四載而帝崩王宮遂亂

晉惠帝元康五年三月呂縣有流血東西百餘
步此赤祥也元康末窮凶極亂僵尸流血之應
也千寶以爲後八載而封雲亂徐州殺傷數萬

宋書卷二十二
千
人是其應也

晉惠帝永康元年三月尉氏雨血夫政刑舒緩則有常燠赤祥之妖此歲正月送愍懷太子幽于許宮天戒若曰不宜緩恣姦人將使太子冤死惠帝愚眊不悟是月愍懷遂斃於是王室釁成禍流天下淖齒殺齊閔王日天雨血沾衣天以告也此之謂乎京房易傳曰歸獄不解茲謂追非厥咎天雨血茲謂不親民有怨心不出三年無其宗人又曰佞人祿功臣戮天雨血

晉愍帝建興四年十二月丙寅丞相府斬督運
令史淳于伯血逆流上柱二丈三尺此亦祥也是
時後將軍褚裒鎮廣陵丞相揚聲北伐伯以督
運稽留及役使臧罪依征軍法戮之其息訴稱
伯督運事訖無所稽乏受賕役使罪不及死兵
家之勢先聲後實實是屯戍非爲征軍自四年
以來運漕稽停皆不以軍興法論僚佐莫之理
及有此變司直彈劾衆官元帝又無所問於是
頻旱三年于寶以爲冤氣之應也郭景純曰

血者水類同屬於坎坎爲法家水平潤下不宜
逆流此政有咎失之徵也

志第二十二

宋書三十二